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全球贫困问题的伦理思维[The ethical thinking of the global poverty]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李, 春旺
Publisher	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6-16 08:03:41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4806

李春旺：全球贫困问题的伦理思维

李春旺

全球贫困问题的伦理思维

李春旺*

贫困问题的描述

Bob Goudzwaard and Harry de Lange (1995) 指出(注一)，过去四十年来的经验，至少突显跟全球贫困有关的五个课题：第一个，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量提高，但平均国民所得却逐年降低。此乃跟外销价格未增反减有关(注二)。第二方面，穷人的数字持续增加，从未间断。穷人是指生活在贫穷线下的人。这对儿童的影响更是严重，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UNICEF)估计每天有四万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更讽刺的是，巴西是世界第四大农产品输出国，却是营养不良比率第六高的国家。第三点，所得差距扩大，形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只有少数国家，像南韩、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例外。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2003年人力发展报告，在196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的人之所得，是最贫穷的百分之二十的人的三十倍，到了1990年增为60倍。这就形成双峰的社会，迫使穷人大规模被连根拔起到处流动。在1980年，一家公司最高主管的待遇是一般工人的29倍，到1992年则接近100倍。

第四，南半球国家的债台高涨。因为债台高筑的结果，自1982年起，发展中国家付给富国及其银行的本金和利息，远远高过他们从这些国家所得到的投资、贷款和发展补助的总和。据估计这个数字一年约有500亿美金之多。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在1990年合计是13,500亿美元，平均南半球国家每一个人欠北半球国家1,110美金。若以最贫穷国家的外债来看，总数是810亿美元，平均每人欠176美元，但这些国家的平均国民所得是237美元，也就是说，他们要九个月的工资才能偿付外债，形成穷国贴补富国的局面，这些国家的孩子一生出来，就没有选择背负巨大的债务。第五点，期望下降。以上问题并非未引起注意，也有人提出来，事实上世界性的组织通过几个重要的宣言，也有许多用意良好的建议案被提出，要处理全球贫困的问题，但因缺少政治意愿而无法付诸行动，这些方案多数都无疾而终，全球贫困的问题依然如故。

为什么贫困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呢？

全球贫困问题与经济理论

首先，我想要探讨全球贫困是否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者也包含着伦理的议题在内。为什么追求富裕与成长的结果，竟形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下面我要从经济理论的发展来看，我要谈到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两者在全球贫困的问题上有那些可能的伦理议题值得考量。经济学的目标是人和人的需求，这是没错，Econo, oikos分别是指法则和家庭，经济学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处理家计，跟管家职份有关。但我们必须问这里所指的是谁，只是部份的人呢？或者包含所有的人在内？还有什么需求？是不是所有的需求都是合法的需求？

我们先看古典理论。在古典主义的理论中，人类活动的目的是在追求快乐，功利主义把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好处作为最大的善。经济学家把可以买卖的商品看成是可以利用的效用，而把产生这些商品的人力及其劳苦部份看成反效用，因而得到结论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等于快乐的提高。这个等式在现代人眼中早已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不过，我们应当明白它里面包含了几个带有争议性的前题或假定(注三)，其中一个，快乐是我们可以去获取的，而不是我们所领受的。第二个前题是快乐来自财货和服务的生产和在市场上销售的

数量。第三个前提是，因为工作时间少表示休闲时间多，我们工作愈少我们就愈好。只要不使生产减少，少一点的工作，少雇一些人，就有好处。

其次，古典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声称，市场的机制可以带来资源分配的最佳效率，因此，最好不要去干预市场的机能，换言之，这是自由市场的概念。市场在使人类进步的各方面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透过看不见的手，连穷人都可以在市场中追求机会，脱离贫困。因此，货币经济应取代非正式的经济。这点对我们了解全球贫困有极重要的关系。

古典理论早已在现代经济中根深蒂固，这个来自启蒙时代对人类进步盲目崇拜的信念，是一种机械式世界观的反映，一个好的社会跟一部好的机器一样，是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以资本报酬的正负来看待某个投资案的好坏。

其实古典理论乃是支持启蒙式自利心的伦理模式，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会使社会达到最大的总利益。既然我们听从自利心的声音和自由市场的支配就可以嘉惠穷人，何用去关心分配不公平性呢？古典主义使对人的关切成为多余，事先消弥富人不安的良心。这是马克思对古典主义的众多批评之一（注四）。不论如何，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认为劳动力可以产生人的福祉，这个福祉是包含在生产出来的物质货物的丰厚之中。

新古典主义想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确定，以提出一个确切的看法。新古典主义者只去分析可以透过市场机制被衡量的活动，像价格的变动、生产数量的变动、投资和经济成长、工资等，想找出其中的法则，以得到一个客观的陈述。他们说，只要知道人们的需要是什么，企业家所追求的最大报酬，有怎样的科技等等已知的因素存在，他们就能以百分之百的准确度去说明市场机能的运作，跟一个自然科学家一样。

因此他们强调价值中立，不去对各种需要作出价值判断，只关心满足这些需要的工具的效率性。为什么那么看重效率？这里岂不是有一种价值判断在内？更重要的是它在无形中会造成一个问题，那就是，只要在市场中的需要，就是合法的需要，有没有可能满足某一群人或某个社会的需要会危害到满足另一群人或社会的需要之能力呢？再者，因为只有具有购买力的人才能在市场上表达他们的需要，这会不会使富人永无止尽的需要合法化呢？而不是应加以节制或规限呢？因为贫困是无法在市场上表达出来的，那贫困问题就永远无法在这个架构下来解决，它跟古典主义一样，也只是去了解市场经济在生产、消费、所得、和货币有关的事物。

全球贫困的伦理议题

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对经济问题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我想从经济制度或理论的伦理性来评论，下面我从两个角度来看全球贫困的伦理议题。第一个角度是成长的迷思或进步的迷思，成长是不是解决贫困问题之道呢？第二个是关怀穷人的道德责任之基础及作法。

由于评估一国的经济生活所用的数据乃依据数量数据而来，人们普遍深信较高的成长比较好，并且若能比以前成长更多则更好；反之，若没有成长或成长下降，就表示人在某些地方出了问题，低成长是一种停滞的征兆。国家如此，产业亦如此。产业以降低成本等同于效率改善，只要一家公司能以较少的员工生产更多的产品，就是一家成功的公司，不管其可能的后果如何。这就成长的迷思。不过，今天政府官员和企业界领袖仍深信，透过生产的提高可以解决失业危机和贫困问题。

但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历史资料来看，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在这段期间，亮丽的成长数字并未带来就业水准回到过去标准上，在北半球国家这段期间的失业一直居高不下，而第三世界的贫穷问题也显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的迹象，反而愈形恶化，更别谈成长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危害了。我们应该从历史学得教训。我们目前的经济是以进行最高可能的生产和消费为目标，之后才想到如何去弥补所造成的种种缺失，Goudzwaard and Lange（1995）称这是一种「后关怀」（postcare）经济（注五），其后果是产生社会无法负担高的吓人的费用。

这就使我们可以进到另一个角度来看全球贫困的伦理课题，就是关怀穷人的道德责任基础。为什么需要去关怀穷人，解决贫困问题呢？如果我们希望去解决贫困问题，我们应追求以他人利益为先的作法，而非以个人的自我利益为先的作法。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在我们的思想中有一种典范的转变（paradigm shift）。究竟谁是我的邻舍呢？为什么我们对邻舍负有看顾的责任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全球贫困的问题。

基督教伦理学以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以及最大的两条诫命是要全心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作为基础。我们是弟兄的看守者，我们对邻舍的苦境负有关怀和伸出援手的责任。因此，我们可以从负责任的关怀伦理出发，去找寻一个可行的方案。我认为盟约伦理是其中一个可行的主张（注六）。

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公司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以符合法律和道德习俗为限制条件。故利润与道德变成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John Dewey曾说，道德承诺总被视为高尚的事，而追求金钱则被看成低贱的事，这种对立看法具有毁灭性（注七）。硬是把这二者分开，只有三种选择：对道德不闻不问、假冒为善、或去作公益活动。

启蒙式自利心态也会关心别人的福利或需要，但「关怀别人」成为一种竞争武器，一种手段。「了解对方的立场」、「倾听顾客或员工的心声」、「尊重员工」等等，若不是真正从心里作，也只是一种不成熟的利己想法而已，目的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拓张，或是因为这样作的结果对自己有好处。这种想法被心理学家H. S. Sullivan称之为合作的道德观（注八）。真心关心别人，为别人设想，跟为使别人跟自己合作而去关怀别人，作法上是很难分辨，但心态上却有天与地之差别，正像操纵别人和爱别人之间，满足配偶的需要是因这对你有利，还是因你关心对方呢？婚姻美满全看双方有无这种互相有利的关系，而不是只求自己的利益。

启蒙式自利心的伦理观无法达到这种整合作用，当然，很多人引用这种伦理观是因为他们认为若不这样作，公司便不能存活下去，就好像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中，第一要务乃是自己的生存。其实，很多公司并不是面临存亡问题，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把道德行为放在第一优先的原因，是受了这种求生伦理（survival ethic）的影响。他们用这个理由去支持不合伦理的作法，如不愿调查顾客对产品缺点的抱怨，或作新的投资，害怕这样作会使公司倒闭。

人最高的目的和实际的价值体系，一方面要承认个人自主权之外，也要承认自己的命运与一个更大的社群的福利和价值观密不可分。这种把别人当作有内在价值加以看待，「自己在社群之中」的盟约伦理世界观，跟把自己当作首位，看不见公司与别人的利益，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用市场占有率、销售数量、资产大小、制造错误的减少数量来衡量公司的成功，而把市场放在次要位子。盟约伦理则以别人的尺度，透过服务品质来测定成功与否：顾客满意度、社区健康度、团队福利。

若从自利模式考量，对问题会采取一种层级式的观点：谁对公司的伤害最大？那一个人、那个群体、或那种道德观对公司损益的贡献最大？自利的人仅在顾客对他们有利时，看重顾客，他们仅在员工对他们有利时，看重员工。这种想法和评估模式，鼓励对人的剥削。其实人很聪明，会看出这种情况。对贫穷问题，这种观察岂不也是同样适用呢？

结语

1948年美国杜鲁门总统在他就职演说中的第四点，提到西方国家对贫困问题的责任。他认为大量的资本转移会形成解决贫困问题的「大推手」，协助建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建设。经过半世纪多的努力，全球贫困的问题似乎没有减缓，反而愈形恶化。现在来看，这个问题似乎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已。

但在2000年联合国千禧年宣言中（the UN Millennium Declaration），再次将在2015年之前消除全球贫困列为各国领袖共同努力的目标（注九）。这篇宣言指出造成全球贫困的根本

原因是失败的发展，它也指出四个需要加以面对的课题。可惜的是，这四个课题仍是从经济层面出发来看待全球贫困的问题，而缺乏一种从伦理角度出发的探索造成全球贫困的真正成因。若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文化危机的角度（包含社会政治和宗教）来看，重新检视驱动西方文化的生命前题或假设，我个人对全球贫困这个问题持悲观的看法。

注释

注一：Bob Goudzwaard and Harry de Lange, *Beyond Poverty and Affluence: Toward an Economy of Care With a Twelve-Step Program for Economic Recovery*,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5)

注二：根据The new UN report on Global Poverty, 2002, *Escaping the Poverty Trap*，指出在最低已开发国家中，依赖原物料出口的国家，极度贫穷的例子是最高。见

<http://wueconb.wustl.edu/~tchecondg/archiver/2000/1497.html>

注三：Goudzwaard and Lange, *Beyond Poverty and Affluence*, p.43

注四：请参见李春旺，*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之批判——从企业伦理与基督教伦理观点看*，2000年东海大学学术与信仰研讨会。

注五：Goudzwaard and Lange, *Beyond Poverty and Affluence*, p.63.

注六：详见Laura L. Nash, *Good Intentions Aside: A Manager's Guide to Resolving*

Ethical Problems, (Boston, Massachuset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3)

注七：John Dewey,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48), p. I. vi.

注八：H. S. Sullivan,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New York: Norton, 1953)，引自Nash, *Good Intentions Aside*, p. 97.

注九：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 compact among nations to end human povert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ject.

载于：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之
《应用伦理研究通讯》第三十期 2004.5

* 作者为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